


ML
336
L44
1726
V.3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附錄記

安溪李光地註

聲律篇

禮記 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其音角
律中夾鍾季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其
音徵律中仲呂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賓季夏之
月其音徵律中林鍾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
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其音商律中
南呂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其音羽
律中應鍾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黃鐘季冬之月其

古樂新傳
卷之四
音羽律中大呂

月令

角徵宮商羽者五音屬五行也太簇至大呂者十二律配十二月也中者合也應也以理言之則相合以氣言之則相應也然氣之相應必按時候管逐月用調又非也聲音之道與天地陰陽自然流通者如此耳黃鐘之宮說見呂氏春秋條下有黃鐘又有黃鐘之宮蓋別爲一管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禮運

宮者五音之長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角角生羽羽生宮

每一律自爲宮。則以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而爲之。
商角徵羽。故曰還相爲宮也。還宮之義。施之於用。
有聲有調。聲則一字爲宮。一字爲商者是也。調則
通一曲而名之爲宮。名之爲商者是也。如黃鐘宮
調。則是黃鐘爲宮。其調中之字。皆叶以黃鐘所生
之五聲。而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也。如無射商調
夷。則角調。仲呂徵調。夾鐘羽調。則以黃鐘乃無射
之商。夷則之角。仲呂之徵。夾鐘之羽。其調中之字。
則各叶以無射。夷則。仲呂。夾鐘所生之五聲。而仍

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也。餘十一律悉可例推起調畢曲者。曲中每段首尾聲也。○西山蔡氏曰。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後世以二變參爲八十四調者非也。

左傳 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二體陰陽也。三類三才也。四物四時四方也。七音見後。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宮聲遲以漸而速。宮聲爲本。餘者爲末。宮聲中聲也。宮聲之前未及乎中。羽聲之後則過乎中。然則五聲皆中聲。而宮爲中之始。則中之中也。故曰中聲以降。

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不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

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

琴瑟細恐其過於羽。故尚宮鐘聲大恐其踰於宮。

故尚羽惟石聲清和而角在清濁之間故其音獨
相得也匏竹者人氣所吹也歌以人聲吹以人氣
高下在心有所取裁故曰利制又曰尚議草木無
五聲爲樂之節而已故曰一聲八音之敘金石爲
先金聲玉振樂之綱也其次琴瑟以叶升歌諸人
聲者也其次匏竹土貴人氣也又其次乃草木以
爲諸音之節此八音貴賤之等也。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
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

義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

律者法也。萬事取法焉。均者平也。衆聲取平焉。自黃鐘以至應鐘。皆中聲也。神瞽得中聲於心。而量度之於制度之間。故寄其聲於律。又寫其聲於鐘。而凡百官之職。如所謂度量權衡者。皆於是法則焉。此律所由興也。度律均鐘。卽所謂立均也。百官軌儀。卽所謂出度也。紀之以三者。置一而三之。窮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也。六者六律也。十二者律與呂也。以三紀之以十二成之。皆神瞽所爲。

量之以制而生者也愚案此條論律最精蓋必考中聲而後量之以制不可泥於制而求中聲也後有作者折衷於此可矣

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駝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駝我姬氏出於天駝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駝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

古史考卷之四
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
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
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
六師也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
多臯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
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
容民也

辰謂日月交會處也斗柄星紀之次之斗宿也天
龍元枵之次也星注以爲辰星者周以木王受之

於水故占辰星也大辰之次爲天駟房星晨正而
農時起故曰農祥也五位者日月歲星辰也三所
者天龍天駟鶉火也案王問七律之義而鳩以天
象對其末舉夷則之四律又絕與問意不相應故
此條之說莫能通曉今亦不能強爲之解姑以理
之可通者言之据諸家謂古惟五聲至周始加二
變而七此王所以疑而問也又据史記林鐘本位
在丑南呂本位在卯應鐘本位在巳以居其衝故
在未酉亥之位也然則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

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
鐘應鐘上生蕤賓此七聲者乃是自子至午之律
陽氣自始生至於極之數也律紀陽氣而黃鐘一
均尤爲聲氣之元故其七聲之用獨與陽氣終始
理旣如此又伐殷之月日月星辰之躔自天黿子
位至於鶉火午位是此七舍者諸曜所經復適直
周家受命之符故武王欲以七律應之其言自鶉
至駟七列者蓋謂若止於五聲則用不及鶉而止
於駟故言自鶉至駟尚有七列必兼而用之然後

子午南北之揆與律同七聲合也。後言四律不與七律之義應者。案司馬遷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氣相并而音尚宮。今此所用皆宮聲。與史記合矣。而云以黃鐘之宮布戎。則黃鐘之聲和平深厚。於殺氣爲不類。且云辰在戌上。而用夷則之宮。則夷則是申非戌。義亦不應。故疑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皆無射也。蓋以六陽律言之。則無射在夷則之後。黃鐘之前。前者爲下。後者爲上。必兩名之者。互發以見義也。無射爲窮秋之律。戰乾之位。故

六波氣相并。又當夜陣之時。日正加戌。故用其律以應之。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則卯與戌合。故亦用無射。以布戎也。案周官。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則大武之樂。蓋用無射。至下宗廟大祭。則廢商聲。而避無射之律。蓋武者一時之功。而樂者崇德之事。聖人尚德不尚功。故其取舍如此。又其布令施舍。所謂大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則皆黃鐘也。克殷之後。偃武修文。故去殺伐之聲。而用中和之樂。然黃鐘一調。卽是自子至午七律。鳩

之言此蓋亦隱合七律之義而又以諷鑄無射之
非也凡聲高急則功近而德微和緩則德厚而功
遠若如舊說則布戎之時旣以黃鐘施德之日反
用無射揆以聲音之理旣爲難通且是贊王之鑄
無射也益難通之甚矣案十二鐘獨鑄無射之指
不可測知意者王以周家用大武之樂興而其律
用無射故欲尊此以立威武傳言萇弘欲強周室
之衰卽此時也然其意旣不明言故州鳩亦不顯
對但述武王受命之始天象如此人事如此明應

天運。且由修德言外之意。亦可推見。○又案七律之變。如此章之說。其義亦精。蓋自子至辰五位而陽氣畢者。正也。然已爲純陽。而午爲正陽。故亦必兼而用之者。數之溢也。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則是時五聲而已。漢志雖有七始之文。亦未足據。武王周公監於前代。制作彌精。故說者謂七律起於周家。參以此篇問答之語。理或然也。

管子 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樹。

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

牛鳴窅中言其洪大而深厚也。離羣羊言其激揚而淒切也。雉登木言其清和而遠暢也。猪豕覺而駭言其疾速而喧鳴。馬在樹朱子曰當作鳴鳥言其嘈雜而細也。樂記以屬君臣民事物者以此此序以徵羽居宮前者其下文起五音徵羽率用倍數故此先發其端也。

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二分而益之以一爲百

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自一而加之爲三。再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爲二十七。四加則爲九九八十一矣。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聲之數。亦黃鐘之數。十二律還相爲宮。然黃鐘爲宮正也。故以黃鐘之宮言之。三分八十一而益一。則一百八也。爲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其一。則七十二也。爲商數。三分七十二

而益一則九十六也爲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其一則六十四也爲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蓋宮商用全徵羽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說不同然其數則一也

呂氏春秋 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

別十三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鐘之數八十一分爲八寸一分也。自黃鐘八寸一分。上下相生。窮於應鐘四寸二分。則其中閒長短相距取用之數。蓋三寸九分而已。伶倫先得嶰谿之竹。斷取一均閒。別其三寸九分之内。穴孔而吹之。以備黃鐘之五聲。故總其全體而命之曰黃鐘之宮。而以其所穴之孔爲黃鐘所舍之少聲也。繼乃制十二筩。以別律聲。其聲皆與黃鐘之宮合。

而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則是黃鐘之宮乃律呂之本。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者此也。○案此有三寸九分之文。故歷代多生異說。不悟呂氏本指謂先得此黃鐘之宮。然後制十二筩。則十二筩中之黃鐘。非黃鐘之宮也。蓋古人樂以紀陽律數。用九黃鐘九寸。以九因之。得八寸一分。應鐘四寸六分六釐。以九因之。得四寸一分九釐四毫。以此數減黃鐘。餘三寸九分零六毫。則凡管之長短。聲之清濁。要不出此三寸九分六毫之內矣。此武進

惲遜菴之說足決千古之疑然其爲說又似黃鐘之宮與黃鐘之律無甚分別姑以其數言之爾故愚謂必穴孔然後可言聞而吹必備黃鐘一均之聲然後可命爲黃鐘之宮而足以生十二律蓋如漢京房律準之法然者在十二律之外自爲一器也。

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

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古人造律之後又鑄鐘以象其聲國語所謂度律均鐘是也吳氏曰黃鐘林鐘以下皆鐘名也十二鐘之聲由律而起十二律之名則由鐘而得也○

按此上下生之法與史漢頗不同然其得數亦一也

雅音

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故黃鐘之數立呂律之數六分爲鳴雄。故曰十

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律者紀陽者也。故以黃鐘之長爲九寸。又因之八十一。爲黃鐘之數。又積之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大數。其數皆以三四之而得。蓋八十一者。所以爲五聲相生之法也。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者。所以爲十二律相生之法也。聲窮於角。

其數六十四律窮於仲呂其數一十三萬一千七
十二皆三分損益之所不行故聲律於是乎窮所
以然者自一而至八十一五位此相生所以窮於
五自一而至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十二位此
相生所以窮於十二也

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

徵生宮

當作宮
生徵

宮生商

當作徵
生商

商生羽羽生角角生

姑洗

生字當
作爲字

姑洗生應鐘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

契齊不比正音故爲繆

西山蔡氏曰五聲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一聲比宮爲高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算旣不行宜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二變而算又不行矣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愚謂和者合也繆者睦也比者近也正音謂黃鐘也應鐘近於黃鐘如夫妻之合故爲和蕤賓遠於黃鐘而與黃鐘相對如

朋友之交故爲繆。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旋相爲宮故有六十音六十音者六十調也每調又各舍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六聲故曰三百六十音京房之六十律錢樂之之三百六十律皆根源於此而失之者也倍黃鐘之九寸爲一尺八寸

三除之得六寸爲林鐘四林鐘之六寸爲二尺四寸三除之得八寸爲太簇餘倣此。

律呂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至於兵械尤所重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六律爲萬事根本者禮樂兵刑之事度量權衡之法無不由之也案兵書云太史吹律聽聲宮則兵

和士卒同心音尚宮故國語稱武王畢陳布戎布
令施舍皆以宮聲者此也

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朱子曰沈括疑史記此說止是黃鐘一均之數非
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
之蓋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
數而損益之如林鐘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

二十七爲十八之類是也

又曰黃鐘長八寸十分一宮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

二太簇長七寸十分二或曰商或曰角夾鐘長六寸七分三

分一姑洗長六寸十分四羽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

二徵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二林鐘長五寸十分四

角夷則長五寸〇〇三分二商南呂長四寸十分八

徵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

二羽〇以上皆依朱子正本

一朱子曰凡律數十誤作七者五皆因本字而誤屈

其下垂之筆本司馬貞沈括之說其夾蕤夷三律
誤字則今以算得之愚按史記律數下又注宮商
角徵羽字者八餘四律無之其黃鐘下有宮太簇
下有商有角姑洗下有羽林鐘下有角南呂下有
徵字晉志以爲求其理用罔見通達仲呂下有徵
夷則下有商應鐘下有羽字蔡氏亦謂未詳其義
疑後入誤也愚謂此數律所注皆有關係蓋其
四以別四方之聲而其五以備黃鐘一均之聲也
月令春月其音角夏月其音徵秋月其音商冬月

其音羽今用春秋書首月之義以別四方之聲故
於太簇曰角仲呂曰徵夷則曰商應鐘曰羽也若
黃鐘一均之聲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故於太簇
之下商角並注班固亦曰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
爲義卽此意也後人不知而疑爲羨其一故云或
曰商或曰角非本注之舊矣姑洗當爲角而曰羽
孫鐘當爲徵而曰角南呂當爲羽而曰徵此三者
蓋字之誤所當與寸分譌錯一例改正者爾○西
山蔡氏曰大要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

鐘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鐘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其長短則一。故隋志云寸數並同也。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二千〇〇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〇〇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八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分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

西山蔡氏曰此卽三分損益上下相主之數其分
字以上者皆黃鐘之全數子律數寅寸數辰分數
午釐數申毫數戌絲數其丑卯巳未酉亥則三分
律寸分釐毫絲之法也其分字以下者諸律所取
於黃鐘長短之數也假令子一分則一爲九寸是
黃鐘之全數丑三分二則一爲三寸三三如九亦

是黃鐘之九寸。三分取其二。故林鐘得六寸。寅力
分八則一爲一寸。亦是黃鐘之九寸。九分取其八
故太簇得八寸也。其上下相生之敘。則晉志所謂
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爲陰。
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丑爲林鐘。卯爲
南呂。巳爲應鐘。未爲大呂。酉爲夾鐘。亥爲中呂。
呂夾鐘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
相應。其寸分毫釐絲。皆積以爲法。又曰徑圍之
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

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卽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二律也。又曰。自毫絲以下。雖非目力之所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算之差。則法於此而遂變。不以約十爲九之法分之。則有終不可得而齊者。故淮南太史公之書。其論此也已詳。特後人有不察耳。生鐘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

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
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
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
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下生上生之術卽淮南所謂倍而以三除之四而
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者相生之次也上
九者言以九爲上也必以九爲上而以徵居之者
欲使宮得五爲中數也蓋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
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

異也置一而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爲寸法又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矣此黃鐘之宮上下相生之本蓋音之始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又案人知五聲之清濁應洪範五行之敘不知五聲之相生亦應月令四時之節蓋徵生商者夏而繼以秋也商生羽者秋而繼以冬也羽生角者冬而繼以春也惟宮生徵角生宮於相生之義不合然土於四時實無位故不可以相繼論太史公言上徵而

窮於角亦此意也。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
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
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
從有以至未有。以至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
之。雖微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夫聖心以乘聰
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
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
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天地之間。神則乘於氣。氣則麗於形。神不可知也。
至於形之理。則如物類然。有可區別。故未形則未
類。同形則同類。皆可別識也。聖人知天地而識其
則。故因可見者以得其不可見者。以我之神存天
地之神。亦何微渺之不效其情哉。蓋形者道之華
也。故核其華。則道者明矣。非心思睿聖而耳目聰
明。安能存神於形而得形之情乎。夫神者物皆受
之。而不能知其去來者也。神之去來。物之休咎。禍
福存亡。死生繫焉。可不畏哉。操則存。舍則亡。故存

神者貴矣。律呂者聖人所以存天地之神也。天地之神形於氣，發於聲，成於數，寓於器。器數非神而神之所寓也，故以器數而存神，則可；不能存神而求之器數，則離矣。

漢書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

數以十節，以九行，九者數所由以乘除而不窮者也。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成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鐘爲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其於三正也。黃鐘子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及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_二生積
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黃鐘三分損
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
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
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
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
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
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
以正聲應者。謂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用全聲爲

黃鐘之應不用半聲也。無有忽微者。謂林鐘太簇有全寸。南呂姑洗有全分。無有毫釐絲忽之算。若它律爲宮。則其和應之律。必有空積忽微。而非全寸全分。且或用半聲變聲。而非其全聲。不得爲正矣。忽微言空積者。自毫絲以下。非目力所分。虛積其算而已。○西山蔡氏曰。黃鐘爲十二律之首。故其正聲不爲他律役。其半聲當爲四寸五分而前圖。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損益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於

大呂之變宮夾鐘之初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
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
一節最爲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惟杜佑通典冉
生黃鐘之法爲得之他人皆不及也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
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

西山蔡氏曰按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

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鐘之廣古人蓋參伍以
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論律圖徑始有同異至
隋因定爲徑三分之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
止容黍八百有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相通矣
房庶不知徑三分之爲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
就其說范蜀公從而信之過矣

案庶謂一黍之下
脫之起積一千二

百黍入字自謂得古本漢書如此蓋
欲先實黍而後定分不以黍爲分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
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

備以井水準其槩合備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
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
庀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備其
狀如爵其重二鈞聲中黃鐘之宮隋志載斛銘曰律
嘉量斛方尺而圍
其外庀旁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
百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以圓率考之此斛當徑
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庀旁一
分九毫有奇劉歆庀旁少一釐四毫有奇

西山蔡氏曰按斛銘文云方尺者所以起數也圓
其外者循四角而規圓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
也庀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

足也。冪百六十二寸者，方尺冪百寸，圓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庀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者，以十而登也。漢志止言旁有庀焉，不言九釐五毫。祖沖之所算云：少一釐四毫有奇，是也。律之圓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鐘之龠亦無由可得其實矣。○愚按方圓相函之算，內方冪百者，外圓應得五十七有奇，猶未滿六十。庀其旁得四寸有奇，然後合於百六十二之數。蔡氏之算，約略之辭也。

衡者。權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

古者度量權衡。數載則必協而同之。蓋以此物行於民間。至爲廣博。其法協同。則可以平物息爭。而禮樂器法。亦藉以長存。而可考焉。固稽古之一助也。歷世既久。聖作湮滅。紛紛於尺度斗斛之間者。誠爲非是。然必師心任智。而不復事搜訪。則亦非。

好古之心矣。

歷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案此所言積寸者面累九分以九十乘之則積八十一寸也。蓋謂長寸爾。故與積八百一十分同法。若論方面之寸止得八寸十之一。論正方之寸則尚不足一百九十分而後滿法也。孟康注云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圍乘長得積康乃爲徑三圍九之說者其意是以管圍之分當之。如此則當以律徑三分或曰圍九分而所謂容一龠者爲不可

悟康說非也。○又案西山蔡氏曰：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爾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衡權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容十三黍又三

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嘉量之法。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以至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愚謂律志言黃鐘積八百一十分。太簇積六百四十分。林鐘積三百六十分。誠是配合之說。不足爲據。然歷志上言容一龠而下乃積寸。則其爲斗斛之實積而非虛數甚明。因在論歷之中。前人或未檢到爾。

後漢書京房受學於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

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
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
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戲
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
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
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其餘
以次運行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
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

西山蔡氏曰三分損益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鐘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黃鐘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其三分損益不盡之算或乘或增是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不可復加雖強加之而亦無所用也況律學微妙其生數立法正在毫釐秒忽之間今乃以不盡之算不可損益遂或棄之或增之則其畸贏贅虧之積亦不得爲此律矣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鐘以

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還得黃鐘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鐘一律成律他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也

房又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閒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夾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夫截竹爲管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

鐘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愚按古人爲黃鐘之宮，蓋此意也。準之中弦與黃鐘相得，而不在十二絃之內，則黃鐘之宮與黃鐘相得，而亦不在十二管之內也。

五音生於陰陽，分爲十二律，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倣陰陽，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

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趙氏振芳曰月令天氣地氣已於孟冬孟春下降上騰矣如必應葭管則當節候未交氣應未至彼騰降者何物豈氣應者一氣升降者又一氣耶某律幾寸幾分地有高下所在距地面皆幾寸幾分耶陰陽之氣升必有降若如候氣之說是有升無降也應鍾十月去冬至一閒而管長四寸四分六

釐則是陰陽之氣距地面四寸有奇。卽已潛消終成之內。二氣不得出地。將何以成造化。愚謂候氣之法。趙氏所疑是也。然自蔡伯喈鄭康成皆有此說。則恐古人誠有其法。獨十二管未必卽是十二律。卽是十二律。而於長短之間。原無所取。故禮記正義云。十二律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舉出地處。高黃鐘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向南。則已傾插以迎諸方之氣。法在於方位。不存乎長。齊信都芳埋輪扇二十四於地中。氣

者此必亦界其中閒而周圍設輪以迎氣耳其於
長短分數又何與乎然是法也亦古人所以驗氣
之和不和如樂記所謂八風從律而不姦者耳列
管候之固有應有不應而又何可據是以得管也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
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
轉生十一律又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
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
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倣升降

之氣鐘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
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又曰古之爲鐘律者
以耳齊其聲後世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
音亦正矣鐘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
律亦以分寸長短爲度故曰黃鐘之管長九寸徑三
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惟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
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西山蔡氏曰東都之亂樂律散亡邕之時未亂當
親見之又曉解律呂而月令章句云徑三分何也

鐘而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而不生雖或增或棄
強生餘律亦無所用也

隋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
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每常
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白蘇抵婆善
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內閒有七聲因而問之以
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符契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
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
案南呂乃商字之誤蓋商字稍散則似南呂耳然自
諸書所引皆然則其誤當已久矣三曰沙識華言

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臚。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筵。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時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文帝召見。問譯所定音樂可否。寶常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

孟康韋昭之時。漢斛雖在。而律不存矣。康昭不通律呂。故康以黃鐘林鐘太簇圍徑各異。而昭云黃鐘徑三分。皆無足怪者。愚謂伯喈諸論。惟徑圍爲失之。其餘則皆至當。而可爲後世折衷也。

通典後魏神龜元年。陳仲孺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

徵則一往相順。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爲徵。其商角羽竝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則。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

西山蔡氏曰。仲孺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然仲孺所主。是京氏六十律。蓋但知仲呂反生不可爲黃

寶常特創其事皆哂焉又其聲雅淡不爲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

案此見聲音之理出於自然不以華夷有閒又見俗樂多淫哀而雅淡之音每不爲時所好蓋審音協律者所當知也

唐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樂成奏之初孝孫以梁陳舊業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

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反謂之啞鐘。
孝孫始爲旋宮之法。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
制十二和之樂。合四十八曲。八十有四調。祭圓丘。以
黃鐘爲宮。方澤。以林鐘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
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及孝孫卒。張文收復採
三禮。更加釐革。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樂。
夾鐘宮元和一變。黃鐘角元和一變。太簇徵元和一
變。姑洗羽元和一變。右四曲。冬至於圓丘大祭。奏之。
以文舞六變降神。替昭夏。若祭五方上帝日月。則皆

元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林鐘宮順和二變。太簇角順和二變。姑洗徵順和二
變。南呂羽順和二變。右四曲。夏至於皇地祇大祭奏
之以文舞八變降神。替昭夏。若祭社稷及神州籍田
則太簇宮奏順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
一變。黃鐘宮永和。三變。大呂角永和。三變。太簇徵永
和二變。應鐘羽永和。二變。右四曲。於宗廟大祭奏之。
以文舞九變降神。替昭夏。若四時小祭則無射宮奏
永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送神皆奏一變。

案列代用樂惟此與周禮最相近其以四樂爲四
曲及分祭之樂皆用宮調者尤爲得之至祖孝孫
以黃鐘郊天特有遠識文收泥舊文而改之者非
也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鐘之均黃鐘之管以
九十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絃之數管數多者則下
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所
取之數不出於八宮從黃鐘而起宮生徵徵生商商
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大小之次也以下十二辰各有

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又制十一鐘準爲十二律之正聲晁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爲十二子聲爲鐘二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上生黃鐘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之鐘其爲半正聲之法者以黃鐘九寸爲均子聲則

寸半復上下損益以生十一律之子聲此半正聲
法。牛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六寸五分有奇
上生之黃鐘八寸七分有奇復以次上下相生終於
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爲子聲之
律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通自用正聲五音正管
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亦皆三分益減
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爲調也黃鐘大呂太簇之調
皆用正律之聲夾鐘姑洗之調四正聲一子聲中呂
蕤賓林鐘之調二正聲二子聲夷則南呂之調二正

